

## 目录

第一章	玻璃门里的男孩子	1
第二章	男孩的街头地摊	12
第三章	天文台的神秘鸟群	24
第四章	拥抱华南虎	38
第五章	我想做侦探	53
第六章	放飞心灵的密码	63
第七章	与野人共舞	74
第八章	找妈妈的小流星	91

第九章	<b>送蓝鲸回家</b>	102
第十章	<b>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</b>	111
第十一章	<b>两个梅老师</b>	122
第十二章	<b>夜树林里的蓝色帐篷</b>	134
第十三章	<b>大人眼里的两个我</b>	144
第十四章	<b>真假难辨</b>	153
第十五章	<b>失败的大人侦探</b>	160
第十六章	<b>断线的风筝</b>	171
第十七章	<b>放弃誓言</b>	181
第十八章	<b>贝壳日记</b>	181



# 第一章

## 玻璃门里的男孩子

我的船起航了。

它在每一天的任何时候都能起航。只有一样东西的魔力能阻止它航行，那就是“题海”，算题的海洋。

窗外是真正的海，湛蓝色的大海。海平线像翘翘板在左右摇摆。躺在船舱里，有小时候睡在摇篮里的那种舒适的感觉。从舷窗望出去，能看见海平线上漂浮着的一艘艘白色的轮船，像是一头头白色的鲸鱼正在离开大海游向蔚蓝的天空。一群群海鸥在舷窗边潇洒地飞翔。



着。倏忽有一只海鸥从舷窗里飞进来，轻轻地落在舷窗下的低柜上。这海鸥通体透明，在日光下闪着水晶般柔和的光泽；它倏忽又像没有体重的精灵，轻盈飘逸地在咸湿的空气里舞蹈。

我突然伸出双手，想去触摸这只透明的海鸥。

这时却有人在敲门，敲我的船舱的门，而且敲得很重，一点没把我这“白鲸号”的女船长放在眼里。

“进来！舱门没上锁！”我尖着嗓子大声喊，生怕窗外的海浪声和舱底的机器发动声太喧嚣，使门外的人听不见我的喊声。

门开了，进来的是妈妈，船长的妈妈。难怪她会不把船长放在眼里。

“还在睡觉啊？再不好好好做些题，怎么去考重点中学！”妈妈又祭出了“题海”这件法宝，它的魔力足以阻止我远航。

“‘白鲸号’返航！”我无可奈何地发布命令。

于是我又回到了陆地上，回到了我小小的“闺房”里。

墙壁上没有舷窗，只有几幅画着蓝色海洋、海鸥和海平线上的白色渔船的油画和照片。油画是我自己在装璜商店里挑选的，照片是从画报上剪的，镶嵌在我用草茎和绒线自制的圆形镜框里。墙纸是海岛椰林的图案。唯一



“白鲸号”梦舟

的一扇窗户上挂着浅蓝色的窗帘，上面印着琳琅满目的海底生物。有静止的海龟、珊瑚，有游动的鱼类、虾群。当我驾驶着潜艇去海底遨游时，潜艇的正前方就指向这片海域。

我的一只不小的书橱里有整整一层摆的不是书，而是五光十色的海螺、贝壳和龙虾标本。低柜上放着一只用玻璃制作的海鸥，它轻扬双翅，跃跃欲试，仿佛时刻都会飞离这小屋，飞向那辽阔的海空。这是我最喜爱的工艺品。我常常在睡觉时，把它放在我的枕头边，让它伴着我入梦，在梦中伴我去海空翱翔。

现在我不是船长了，我只是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。我趴在3尺宽的小桌上，乖乖地做题。其实我从来不讨厌读书，相反，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学生。但我讨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做题上，讨厌把分数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（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）。我喜欢在学习之余做些别的事，比如读一些课外书（像周锐的童话，秦文君的小说，班马和殷健灵的诗），比如遐想，比如旅行，比如去看大海……

我最喜欢大海。虽然我只见到过一次真正的大海。那是在前年的暑假，爸爸带我去海南岛。

我站在美丽的亚龙湾，脚踩着细如精盐般的银白沙



子，眼望着宝石一样碧蓝纯净的海水，霎时间我就被它迷住了，仿佛整个身心顷刻都融化在这大海里，变得宁静纯洁，变得博大宽广，变得柔美壮丽。我真想让自己化作海滩上一棵妩媚的椰树，终日陪伴着大海。

那年我才 10 岁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确信自己和大海有缘。于是我开始搜集与大海有关的书和图片，贝壳和工艺品；我开始把我小小的“闺房”打扮成一艘在大海里航行的船，装饰成一个海的世界。

是船就得有个名称。于是我把这艘船称作“白鲸号”，我觉得这个名称很有诗意。听说有本很有名的写大海的小说叫《白鲸》，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写的。虽然我还没有看过，但我一定会把它找来看一看的。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好看的女老师（好像姓王）曾经对我说，她自从读过《白鲸》后，就深深地迷恋上了大海。所以，我就把我的船命名为“白鲸号”。可是现在，我只好趴在我的小桌上乖乖地做题。

其实我早就做完了老师布置给我的全部作业。但妈妈却又给我安排了一大堆功课，有《AB 卷》、《ABC 卷》、《ABCD 卷》，有外语、数学、钢琴、书法、写作、家政等等等。



“白鲸号”梦舟

我对妈妈说：这么多作业，做一年也做不完啊！

妈妈安慰我说：慢慢做，别着急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做总比不做好。

我说：做不完，这些书就浪费了。

妈妈笑着说：这里有的书编得蛮好的，就是做不完，也不要弄坏了，好好保管，还能传代的！

啊？我吓了一跳。妈妈是说，这些作业，我这辈子要是做不完，就留到将来，让我的儿子（或者女儿）接着做；要是他们再做不完呢，就让他们的儿子女儿再接着做……哇呀！我只觉得额头上突地冒起了许多鸡皮疙瘩。

我家有一个阳台。

这算不了什么大事。可这偏偏又是一桩大事。因为整幢大楼，不，是差不多全城所有的住宅大楼，如今都没有阳台了。所有的阳台都封起来了，装了铝合金窗，铺了地板，变成了房间。

所以，我家的阳台就成了稀罕物。我家的阳台是我要留下来的。有一个阳台就离大自然近一些，离大海也近一些，能远远地闻到大海的气息。要是连阳台也没有了，真的成了全封闭，跟坐牢没有两样了！于是我就跟爸爸吵，跟妈妈吵，吵完了不理他们，不理完了再吵，直到他



们“投降”。

我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铝合金玻璃门，在精致的竹躺椅上坐下，望着远远的老香樟出神。蓦地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——

淡褐色的玻璃门上，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男孩的身影。那是一座被铝合金窗封闭的“阳台”，窗门打开了，男孩从里面探出身来，昂起头，凝神遥望着渺远的天空。那是个大男孩，脸上挂着初中男孩才会有的沉思的表情，鼻子和下巴很有点线条感，头上梳着“申花”队球星祁宏式的分头。他的上半身竭力地往窗外探，以致我都有点担心他会不会摔出去。他看得那么专注，眼神里似乎带着一丝忧郁。但这是我感觉出来的，不是我看出来的。

男孩忽然伸出手，手里捧着一架纸飞机，一架像木制的飞机模型那样大的纸飞机，在空中比划着，做着飞行前的准备。

我的心忽然抽紧了。照这个方向让飞机飞出去，很可能飞到我的阳台上来的。我要把它接住，我能接住它。

可是，他比划了一遍又一遍，纸飞机却依然在他的手里。

这时我忽然产生出想回头去看看他的愿望。



“白鲸号”梦舟

我回过头去了。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。没有男孩，也没有纸飞机，连那扇开着的窗户都找不到。

我再回过头来看玻璃门，那男孩却又出现了，手里还举着那架纸飞机。

我又一次回过头去。但男孩却又不见了。他在和我捉迷藏？

尽管我很失望，但我还是觉得那男孩有点和别的男孩不一样，他专注的表情很纯，也很青春；他忧郁的眼神很深沉，也很诗意。

他一定和我一样孤独，他爸爸妈妈一定也管得他很死，不让他出去玩。

我很想再见到他。

我想和他说说话。

今天是周日，可我仍然一个人在家，孤苦伶仃的。

爸爸出差去了，他老是出差，天南海北地跑。

妈妈的朋友特多，所以她总爱出门，就是她自己不去，她的朋友也会跑来叫她。爸爸在家也是这样，更不用说爸爸不在家了。有一次，爸爸故意装出撒娇的样子想留下妈妈来陪他。可妈妈笑着说：都老夫老妻的了，还陪什么呀！天天看来看去的，不怕看厌了？



妈妈大概是怕我一个人在家太寂寞，出门前，总是给我布置一大堆作业，还说她回家后要检查的。我怀疑她已经知道了“白鲸号”的秘密，所以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止它起航。

我正在慢慢地吃一盒“蔓登琳”牌冰淇淋，忽然有人放肆地拼命地敲我的门。我打开门（保险钩仍然挂着），从半尺宽的门缝里往外看，门外站着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大男孩。我觉得他有点面熟。

大男孩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开开门呀！我的足球踢到你们家里了，快让我拿回去！”

足球？我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听到？我家住在三楼，一脚球踢那么高，不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才怪呢！我的耳朵又没聋。

大男孩说：“你是没聋，可球在你家里！你快开门。要是没球，我送一套《巨人丛书》给你，里面有梅子涵写的《女儿的故事》，你看过没有？不过要是有球，嗨嗨……”

我一听来劲了，一边开门一边说：“要是有球，我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你！”可我心里却在想，哇！这套《巨人丛书》我肯定赢到手了。

大男孩“腾腾腾”跑进房间，在窗前转悠了一圈，夹起



“白鲸号”梦舟

一只黑白相间的大足球就往外走，临出门时，还诡谲地朝我咧开嘴笑了笑。

我惊呆了。这球什么时候踢进来的？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？还好，他走时空着手，没拿走我的新书包，要不可就惨了！

当我走进“闺房”准备做作业时，我不可思议地发现，我的新书包没有了！我翻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，还是没有！可它刚才还在的呀。难道被这讨厌的男孩……不，他压根儿就没进我这房间！

不行，我还是得去找他！不找他我还能找谁？书包掉了顶多再买一个，里面的书和本子掉了那可就完了！

我拼命跑到楼下，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大街小巷，却没看见一个踢球的人。

我垂头丧气地正要往家里走，蓦然我的眼睛一亮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树上分明挂着一只簇新的石磨蓝布书包。

我的书包！我飞也似地奔过去，将书包从树杈上取下来，仔仔细细翻了一遍，谢天谢地，一样东西没少。

回家开门时的一刹那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这男孩清秀的脸，线条感很强的下巴和鼻子，还有那像祁宏一样梳得很潇洒的分头，挺像在阳台玻璃门里看到过的那个男孩。



怪不得有点脸熟呢，肯定是他！

不，肯定不是他！这个很张扬、很诡谲的男孩，跟阳台玻璃门里的那个很忧郁、很文静的男孩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？

我有点儿兴奋，又有点儿沮丧地躺在床上，狭小的颅壳里塞满了一个又一个古怪的念头。低柜上的海鸥，油画上的渔船和窗帘上的鱼、虾、海龟们都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，好像在问我：嘿，船长！“白鲸号”为什么还不起航？

两天后的一个早晨，我在天山公园里，又见到了这古怪的男孩。他独自坐在湖边的长凳上，默默地捧着一本外语书在读。也许是出于好奇心，我心里突然冒出想认识他的念头。我走到他身边，指着长凳问：“嗨，这儿有人吗？”

他抬头朝我看了一眼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将身体往边上挪了挪，还没等我坐下，伸手就把原来放在左侧的书包搬到了右侧，刚好放在他和我的中间，筑成了一道“墙”。

我在“墙”外坐下，对“墙”内的他说：“哎，我好像见到过你。”

“没，没有。”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打颤，似乎很胆怯。



“白鲸号”梦舟

在他敞开的书包口上，露出一截包着白色铜版纸的书，上面写着：初二（3）班南晓鸽。

“我叫苏铃，读小学5年级。我们大概是邻居吧？”我又说。

“邻居？我不知道。”他回答得很拘谨，一点不像潇洒的初二男孩。

“你好像来过我家。”我紧追不舍。

“不，我不认识你。”他神色忧郁地说。忽然他拿起书包，做出想走的样子。

“你别走，你经常踢足球吗？”我不甘心地抢着问。

“足球？我从来没踢过。”他从长凳上站起来。

“你别走呀！你坐下看书，我，我走了。”这下，轮到我语无伦次了。我匆匆地逃离了他。其实我只是好奇，根本不想妨碍他读书。

也许他们是双胞胎？我这样想。这湖边长凳上的忧郁的男孩，跟阳台玻璃门里的男孩，绝对是一个人。而那个“偷”走我的书包的男孩，肯定是他的双胞胎兄弟。要不怎么相貌一样，脾气却完全不同呢？



## 第二章 男孩的街头地摊

星期日的早晨，阳光像金子一样铺洒在“白鲸号”的甲板上。从舷窗口望出去，宛若美女秀发的巨大椰树叶告诉我，这儿已是热带海域，但不知是马绍尔群岛还是加罗林群岛？我应该查一查航海图，免得我的大副、二副们嘲笑我这个女船长无能。

我们航行的目标是一个无人的小岛，它不属于任何国家，但却拥有最丰富的热带生物种类，我将在这里建立起我的科学实验基地和中国青少年野营探险基地。



“白鲸号”梦舟

我看不见那座岛了。看见了！舷窗外那座像绿宝石一样覆盖着浓密森林，四周环绕着像白金手镯一般银色沙滩的小岛。“白鲸号”正向它驶去，驶去……

蓦地，船舱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了。

“为什么不敲门就进来？太没有礼貌了！”我生气地喊。

“哎哟我的小姐，我跟你道歉好不好？”说话的是妈妈。船长的妈妈比船长大。

“干什么呀？我还没醒来呢！”我嗓音含混地嘟哝着。

“还不起来？太阳晒烫屁股了！古人怎么说的嘞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悲伤。是不是？”

“是‘徒伤悲’！不懂就别说。”我故意装得很傲慢，想让妈妈早点离开我的船舱。

可是妈妈并不计较我的态度，只是一个劲地催促：“快起来了，点心都凉了，吃完了做功课。”

“功课我都做完了！”

“那就练琴。”

“啊？哦，对了，钢琴老师说，旧的乐谱不用了，要你给我买新的。”

“那你就自己上街去买。顺便看看，找件新鲜事，构思一篇作文。”



哇,你也太残酷了!连上街买东西也要附加功课?我算是输给你了。

我只好下令抛锚,让船停泊在离海岸只有几公里的地方。

我不想返航,因为我太喜欢这座玲珑剔透的小岛了。我的透明的海鸥去岛上飞了一圈,回来报告说,这岛上的森林里有猴子、大象、长颈鹿和形迹可疑的大棕熊,海滩上有海龟、玳瑁、大海螺和来历不明的白色鲸鱼。真是应有尽有!唯独少一样,那就是人,当然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国旗。太好了,我要找的正是这座岛!

但是我必须先上街去买乐谱,同时还要构思一篇作文。

我的“白鲸号”上是没有钢琴的,虽然它很豪华。

宁静安谧的街心花园,平日像一块幽雅的绿宝石,镶嵌在繁华闹市的十字路口上;但今天不知为什么,突然变得人头攒动,噪声四起。

我好奇地走近一看,哇!竟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大男孩,在摆地摊卖衣服。一块巨大的塑料布上,摊满了各种尺寸式样不一的春秋装和夏装,有男式的,也有女式的,有的式样还挺时髦,好像在哪份时装杂志上看见过。衣



“白鲸号”梦舟

料的色彩也特别明快亮丽，叫人看一眼就觉得舒服。摊头四周围满了挑衣服的和看热闹的人，有的在和男孩大声地讨价还价，有的在抢着把衣服往身上比试，有的在指手划脚地议论纷纷。

更使我感到好奇的是，那摆摊的男孩长着白净的脸，线条感很强的下巴和鼻子给他文弱的脸增添了几分男子气，一头祁宏式的长发潇洒地在额前甩过来甩过去。这不是南晓鸽吗？只是他脸上没有了往常的忧郁和矜持，显得既大胆又自信。

“好机会别错过！这是国际名牌设计师的杰作，质量可靠，价格优惠，穿上年轻 10 岁……”南晓鸽忽然放开嗓门吆喝起来，洪亮悠扬的嗓音跟练摊的老手没什么两样。

衣服一件一件卖得飞快，顾客迅速地换了一批又一批。男孩的脸上神采飞扬，充满着成功的喜悦；但手中的动作却从容不迫，收钱、找钱、叠衣服，一样样做得不慌不忙，并井有条。我好羡慕他。这么能干的男孩子现在很少见。

只是有一点特别奇怪，他的衣服虽然卖得快，却总是不见少；地摊上的衣服没看见他往里添，却总是铺得满满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衣服会像喷泉一样从地底下自己冒出来？